

【卓爾不群】海洋文學作家 夏曼·藍波安書寫生活找回自我

學習新視界

【記者黃懿□專訪】吳三連獎頒獎典禮後的幾天，很幸運的和夏曼·藍波安約在台北採訪，說「幸運」，是因為這個時節他通常是在蘭嶼島上和海上游移，近來更忙於他所成立的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，難得出現在台北街頭。坐在新生南路台大對面那間咖啡館門口，一杯咖啡、一根菸，偶爾有學生認出這位作家聊上幾句，這是夏曼在台灣時的日常。

因著「夏曼·藍波安（註）」這個原住民名字，以及他的海洋文學小說，夏曼在文壇有著令人深刻的印象。夏曼是蘭嶼達悟族人，高中時期離開家鄉到台東唸高中，之後放棄保送師大的機會，以聯考方式進入本校法文系就讀。他回憶道：「那時候的淡水很美啊！我喜歡搭火車、指南客運，緩緩行進間，看著觀音山、淡水河。」不過，當時的夏曼為了籌措學費和生活費，常常蹺課，「唸書的時候，我很憂鬱，因為沒錢啊，去做鐵工，來上課的時候手都是傷，也不敢跟女同學說話。但是考上淡江大學，對我的生命還是有翻轉的意義！」大學畢業後，夏曼原想留在臺北闖出一番名堂，卻只能打零工、開計程車，讓他一度想放棄人生，直到1989年決定回到故鄉蘭嶼，在熟悉的環境、人事物中，才找回自我。

這樣的夏曼開始紀錄生活中的觀察，第一篇寫下的文章《台灣來的貨輪》（收錄在1997年出版的《冷海情深》），就是在碼頭看著台灣的貨船來來回回運送物資而來的靈感。問到有關於何時發現自己的寫作潛力，夏曼笑著說：「小時候我沒有看過湯姆歷險記，沒有白蛇傳，也沒有仙履奇緣，對這些白人文學、漢人文學一點興趣也沒有。」夏曼對文學的定義是：「生活即是文學」，相較於其他生態文學作家用科學的知識來書寫人對大自然的關懷，他謙稱自己的創作是沒有結構性，完全是來自對靈魂的抒發。

夏曼認為他的文學啟蒙是從聽故事而來，從小聽著族人說著關於海的故事、魚類的故事，「我們達悟人是跟魚類說話的，魚類也會欣賞漁民，就是我們蘭嶼的價值觀啊，所以我寫下《天空的眼睛》。」夏曼說，「《天空的眼睛》這篇小說裡的水下世界，許多不同類科的大魚群聚掠殺飛魚，飛魚脫落的鱗片就好像是天空的眼睛（星星）在海面漂浮，放射出微弱螢光，而大魚掠殺飛魚群有特定的海域、時辰，描述這個劇本的人就是我的母親，她將飛魚脫落的鱗片比喻為『星星』，很有創意也很有詩意。」

從1992年出版第一本小說《八代灣的神話》，至今已有九本著作，其中四本被翻譯成

日文，在日本發行，而《天空的眼睛》更是被翻譯成捷克文，預計本月六日在捷克舉行新書發表會。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《大海若夢》，把這本書翻譯成日文的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說：「夏曼·藍波安的海洋文學，是人類的奇蹟。」即便如此，夏曼認為自己的作品仍是小眾文學，尤其他對自己不加修飾的文字，自稱是「夏曼式文學」，他不怕別人評論自己的作品，甚至有錯誤的理解，他笑說：「我的粉絲會幫我說話。」

這個「夏曼式文學」，展現在他書寫自身獨特的達悟族文化、風俗習慣中，筆調也隱含達悟語法，深情而內斂，敘事抒情自然，自成一格，他近年來的創作，不僅在「具有海洋氣味」上獨樹一格，被喻為「海洋文學作家」，也陸續得到吳濁流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吳魯芹文學散文獎、金鼎獎等等的肯定。更重要的是，夏曼因為總覺得找不到自己，他花了十年的時間去觀察自己的民族，他發現無論是漢人或西方人類學者的民族志文獻，多少都有一些錯誤，認為應該替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文字記錄，於是，他進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繼續深造，並獲得碩士學位。

訪談間，看著記者手中的相機，夏曼突然聊起了攝影，他說，以前不曾想過用影像做紀錄，「因為相機對著人，不禮貌。」但是，當親人一個一個不在之後，覺得後悔，現在會珍惜能夠留下什麼的機會，因此，2013年和兒子一起成立「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」，是個以發揚蘭嶼達悟族文化為核心的工作室，夏曼表示，蘭嶼的文化活動隨著季節與月份而有所變化，像是每年三到六月間為飛魚季期間只能捕撈飛魚，不可捕撈底棲魚類，而每年九到十月之間為製陶燒陶季節，是一年之中唯一可製陶的季節，這些足以登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原住民文化工事，卻因現代化生活模式與現代設備的進入使其逐年式微，「現在我們要拍紀錄片啊，幫族人留下珍貴的傳統。」他說。從20歲來到台北摸索夢想，卻自找許多憤怒、抱怨，到回蘭嶼找到自己，因而一頭栽入文學創作，成為具代表性的海洋文學作家，第40屆吳三連獎文學獎的意義，對夏曼來說：「這兩個數字加起來，剛好是我今年的歲數，也呼應我及格就好的人生觀。這次獲得吳三連獎文學獎，不是我個人的成就，背後的意義是說明台灣文學更多元、更包容，這個獎、這個組織已經把族群的對立消弭，把統獨的意識淡化掉了。」

註：夏曼·藍波安其實是「藍波安之父」的意思。結了婚、沒有小孩之前，夏曼·藍波安的漢名是施努來，將來藍波安生子，夏曼將改稱為夏本（意味「某人的祖父」），這種特殊的達悟人命名規則，人類學的術語稱為「親從子名」。

